

怎樣學習政治經濟學

陶 大 鏞 著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7748

怎樣學習政治經濟學

陶大鏞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首先說明了政治經濟學的對象、性質和對我們的重要意義，接着說明了政治經濟學學習中的方法論問題和另外幾個具體問題——關於入門書的問題，關於寫筆記的問題，關於理論聯系實際的問題，關於深入鑽研的問題。

怎樣學習政治經濟學

陶 大 鏞 著

*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紹興路五四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〇一號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書號 1199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2 5/8 字數 51,000

一九五五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60,000

定價 二角四分

目 錄

第一章	什麼是政治經濟學.....	1
一	政治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	1
二	政治經濟學是關於人們的生產關係發展的科學.....	2
三	政治經濟學是一門歷史科學.....	9
四	政治經濟學是一門有階級性和黨性的科學.....	10
五	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14
第二章	為什麼要學習政治經濟學	15
一	進一步認識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建立和鞏固科學的世界觀.....	16
二	認清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歷史作用和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確定革命鬥爭的方向和任務	20
三	更好地領會和執行黨的政策,加速完成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任務.....	23
四	判明國際局勢的發展,爲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勝利而鬥爭.....	27
第三章	怎樣學習政治經濟學	30
一	政治經濟學學習中的方法論問題.....	30
	(1)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	31
	(2)科學的抽象	46
二	政治經濟學學習中的幾個具體問題.....	55
	(1)關於入門書的問題	55
	(2)關於寫筆記的問題	66
	(3)關於理論聯系實際的問題	69
	(4)關於深入鑽研的問題	79

第一章 什麼是政治經濟學

“政治經濟學是一門科學”，這句話我們已經聽得很熟悉了。但是，它究竟是一門什麼樣的科學？它跟其他科學有什麼不同？我們為什麼要學習這門科學？我們又怎樣來學習它？要回答這些問題，就得從什麼是科學說起。

一 政治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

科學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它跟哲學、藝術、宗教、道德一樣，都是社會存在的反映，並且是隨着人類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

馬克思列寧主義教導我們：物質世界（即自然界和社會）的發展，有它一定的必然的規律，這些規律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而客觀地存在着的。科學的目的，就是去揭示和研究自然界和社會的發展中所固有的客觀規律，使人們能夠利用這些客觀規律來為社會的實踐服務。每一門科學——如天文學、地質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歷史學、政治經濟學等——所研究的，都是自然界和社會中的某種發展規律。例如，天文學是研究天體運動規律（即研究天體和宇宙的構造和發展）的科學；生物學是研究生物發展規律的科學；政治經濟學則是研究人們的生產關係發展規律的科學。

這一切科學可以分為兩大類：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前者

是關於自然界的科學，後者則是關於社會的科學。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是人們的生產關係、即經濟關係，因而它是一門社會科學。

那末，我們為什麼說政治經濟學是研究人們的生產關係發展規律的呢？

二 政治經濟學是關於人們的 生產關係發展的科學

要了解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我們必須對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先有一個基本的認識。

幾十萬年前，人類便在地球上開始生活了。那時候，人們羣居穴處，茹毛飲血，過着野蠻和極端貧困的生活。到今天，人類已經征服了自然界，有些荒野變成了良田，許多地方修建了工廠、礦井和鐵道，人們可以利用各種交通工具在地球上自由地來往，可以在幾千里外同親人通電話。這就具體表明：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人類社會的面貌是完全改變了。

那末，究竟是一種什麼力量在改變着社會的面貌呢？

斯大林給我們明白地指出：這樣的力量，“便是人們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資料謀得方式，便是社會生活和發展所必需的食品、衣服、靴鞋、住房、燃料和生產工具等等物質資料生產方式。”^①

這就是說，物質資料的生產是社會生活的基礎。人們要

①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八六〇頁。

生活，人類社會要存在和發展下去，就必須有食品、衣服、住房、生產工具和其他物質資料。（物質資料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生產資料，如生產工具、土地、生產建築物、原料等；另一部分是生活資料或消費品，如食品、衣服、鞋帽等。）但是，人們要得到這些東西，就必須進行生產，就必須勞動。

因而，人類社會的存在和發展，要依賴於物質資料的生產，依賴於生產的發展。馬克思說得再清楚也沒有了：“任何一個小孩都知道，假如一個國家停止了勞動，不用說是一年，即使是幾個星期，它也會不能生存。”^①

但是，人們的生產活動，無論在什麼時間和什麼條件下，都不能單獨進行，都要以團體為單位、以社會為單位來共同進行。有人說，魯濱遜飄流到荒島上，也能獨自進行生產。這是真的嗎？我們可以肯定地說，這只能是小說家的幻想，現實生活中決不會有這樣的事情。

既然在任何時間和任何條件下，物質資料的生產都是社會的生產，那末，這社會生產是怎樣組成的呢？整個生產過程是怎樣進行的呢？

我們曉得，人們要生產物質資料，要同自然界作鬥爭，赤手空拳是不行的。在原始時代，我們的祖先不但知道用木棍來採集樹上的果實，或是用石塊來抵禦和獵取野獸，並且在勞動過程中知道了製造各種工具。人跟動物的根本區別，就在於人能製造工具。蜜蜂會釀蜜，蜘蛛會結網，猩猩甚至也會用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九九八頁。

樹枝來打野果子，但是，從來沒有一種動物會製造工具。所以，我們說，人是“製造工具的動物”。

人的真正的勞動，是同製造工具一起開始的。正因為人能製造工具，人們才能同自然界作鬥爭，才能征服和支配自然界，才能進行生產活動。

在勞動過程中，在社會的發展過程中，生產工具不斷地改進。原始人只知道用粗石器，現代人已發明了大機器；長時期來，農民一直用犁、鋤耕種，到今天，我們已經有了拖拉機和收割機；兩百年前，人們還不知道蒸汽機，一百年前，人們還沒有發明發電機，可是，現在人們不但有了蒸汽渦輪，有了電動機，有了鑄床、銑床和鑽床，並且已經在蘇聯建成了第一個原子能工業電力站。所以，現代人已日益成為自然界的主人，並利用自然界來為社會謀福利。

人們要進行生產，必須依靠生產工具；然而，光有生產工具，是不是就能進行生產了呢？還不能。因為，生產工具畢竟是死的東西，如果沒有人來使用、操縱，它就起不了什麼作用，談不上改造自然界。比方說，有了一架聯合採煤機，如果沒有人來操縱，那末它只是一個靜止的物件，不能把礦層裏的煤掘出來；有了一架拖拉機，如果沒有人來駕駛，那末它只能停在那裏，不能把耕地翻鬆。由此可知，要真正進行生產，不但要有生產工具，更重要的是要有人去使用這些工具。離開了人，離開了活的勞動力，任何生產都是無法進行的。

當然，人們要使用和掌握各種生產工具，就必須具有相當的生產經驗和勞動技能。一架聯合採煤機，要有技術相當熟。

練的康拜因手來操縱；一架拖拉機，也得有受過專門訓練的拖拉機手來駕駛。很明顯，隨着生產工具的改進和發展，人的勞動技能、智慧和生產經驗也在不斷地增長和提高。現代產業工人的勞動技能，跟原始人比較起來，真不知要高過多少倍。機器發明了，人們就學會了使用機器；火車和飛機發明了，人們又學會了駕駛火車和飛機。這就是說，在勞動過程中，人們發明和改進了生產工具；同時，生產工具的發展又增進了人們的技能和智慧，使人們進一步去改進生產工具，兩者是相互聯系着的。

現在我們可以明白：在人類社會中，要進行生產，要征服和改造自然界，一方面要有生產工具，另一方面要有一定生產經驗和勞動技能的人來使用和操縱這些生產工具。只有把這兩者結合在一起，才能給人類社會構成一種影響和征服自然界的真實力量，這就叫做社會的生產力。斯大林說得非常明確：“生產物質資料時所使用的生產工具，以及因有相當生產經驗和勞動技能而運用生產工具並實現物質資料生產的人，——這些要素總合起來，便構成爲社會的生產力。”^①

社會的生產力是不斷地向前發展的。隨着社會生產力的提高，人們創造出來的物質資料也愈來愈豐富了。

社會的生產力只是生產的一個方面，它只表明人們進行生產活動時跟自然界的關係，具體地說，它只表明人們運用什麼樣的生產工具影響和改造自然界，來生產自己所需要的物

①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八六〇頁。

質資料。

生產的另一個方面，人們在進行生產的時候發生的另外一種關係，就是人和人之間的關係。

我們知道，社會上有農民、織工、鐵工、木工、礦工等等從事不同行業的生產者，他們雖然各有專長，但是一定要分工合作，才能進行生產。農民要耕地，沒有犁、鋤是不行的，這些農具就得靠鐵工和木工來製造；同樣地，鐵工要打鐵、要吃飯，沒有鐵砂和糧食也是不行的，這些東西就得靠礦工和農民來供給。這就是前面所說的，人們的生產總是社會的生產。

因而，人們要進行生產，就要依照一定的形式結合在一起，於是，在人和人之間，就必然會發生一定的聯系和關係。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發生的這種關係，叫做生產關係。

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這種生產關係的性質也是不同的。例如：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家和工人的關係是剝削和被剝削的關係；而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資本家沒有了，一切勞動者都是平等的，他們之間的關係是互助合作的同志關係。

生產關係的性質不同，是因為生產資料的所有制不同。如果生產資料歸社會公有，那末，人們在社會中的地位就會是平等的，誰也不會（也不可能）剝削誰，人們的生產關係就必然是一種平等的、互助合作的關係，在蘇聯就是這樣，在我國的社會主義企業中也是如此；相反地，如果生產資料被社會中的一部分人（某個社會集團或階級）所佔有，而另一部分人卻沒有生產資料，那末，人們在社會中的地位就不可能平等，就必然造成一種剝削和被剝削、統治和被統治的關係，像資本主義

社會那樣。因此，一定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形式，是生產關係的基礎。

講到這裏，我們就可以懂得：生產總是包含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人跟自然界的關係，這就是社會的生產力；另一方面是人和人之間的關係，這就是生產關係。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在生產過程中不可分割地互相聯系着，生產就體現着這兩方面在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的統一。同時，這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統一，就形成爲生產方式。

既然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是不可分割的，那末，我們爲什麼不說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生產發展規律的科學，而說它是研究人們的生產關係發展規律的科學呢？

從前面所說的看來，生產涉及兩個方面，即技術方面和社會方面（或經濟方面）。我們要研究生產，當然可以從兩方面下手。例如：我們對於農業生產，可以從氣候條件、土壤、肥料、種子、農具等方面去研究；我們對於冶金工業的生產，可以從礦石、合金、化學反應、動力、機械構造等方面去研究。這些生產技術方面的問題或有關人跟自然界鬥爭的問題，是各種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如農藝學、化學、物理學、天文學、冶金學、機器製造學等）的研究對象，而不是政治經濟學所要研究的對象。

其次，我們對於生產，還可以從它的社會方面去研究。就拿農業生產來說吧：它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由於農業生產資料（如土地、農具、耕畜等）的所有制不同，人們在生產過程中就形成了性質不同的生產關係。像奴隸佔有制社會中的奴

隸、封建社會中的農奴、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農業工人以及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集體農莊莊員，雖然都從事農業生產，他們的社會地位却各不相同。爲什麼會不同的呢？爲什麼一種類型的生產關係會發展到另一種類型的生產關係呢？這種人們的生產關係的發展規律，是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而不是其他科學所要研究的對象。

正因爲如此，馬克思才給我們這樣指出：“政治經濟學不是技術學。”^①列寧也說：“政治經濟學決不是研究‘生產’，而是研究人們在生產中的社會關係，生產的社會制度。”^②

那末，這是不是說，我們研究政治經濟學就可以不必關心生產力的問題了呢？

當然，決不是。這不但因爲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是不可分割的，並且因爲生產力是生產中最活動最革命的要素。生產的變更和發展總是從生產力的變更和發展、特別是從生產工具的變更和發展開始的，起先生產力發生變化，然後生產關係發生相應的變化。“生產力怎樣，生產關係也就應怎樣。”（斯大林）不過，生產關係雖然是隨着生產力的發展而發展的，它們對於生產力也能發生積極的影響，可以加速或延緩生產力的發展。只有當生產關係適合於生產力的性質時，生產力才能得到順利的發展；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就會產生生產關係落後於生產力的現象，這時，生產力跟生產關係就發生矛盾

①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一四九頁。

② 列寧：“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三三頁。

了。因此，如果我們要研究人們的生產關係，就決不能把它跟生產力割裂開來。這就是說，政治經濟學並不是孤立地、單純地研究人們的生產關係，而是從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相互作用方面來研究生產關係的。（雖然如此，政治經濟學的對象仍舊是人們的生產關係，而不是生產。）

既然說，政治經濟學的對象是人們的生產關係，那末，它到底包括哪些內容呢？具體地說，生產關係包括：（一）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二）由所有制形式決定的各個社會集團在生產中的地位及其相互關係；（三）完全依所有制形式為轉移的產品分配形式。這一切，就構成政治經濟學的對象。因此，我們要搞清楚生產關係，就得研究一下跟生產關係相適應的分配關係。例如，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生產資料是資本家的私人財產，工人生產出來的東西都屬於資本家，這種剝削的生產關係，決定了分配關係是不可能平等的；而在社會主義社會裏，生產資料是公共財產，一切勞動產品都屬於全體勞動人民所有，因此必然可以實行“按勞取酬”的分配原則。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可以把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說得更具體一些了：政治經濟學是關於人們的生產關係發展的科學，它闡明人類社會各個不同發展階段上支配物質資料的生產和分配的規律。

三 政治經濟學是一門歷史科學

政治經濟學並不是只研究某一個社會形態中生產關係的發展規律，而是要研究各個不同社會形態中生產關係的發展

規律。

我們知道，生產，從而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永遠是處於運動、發展和變化之中的。在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中，有過五種基本的生產關係類型：原始公社制度、奴隸佔有制度、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原始公社制度是階級社會以前的社會形態；奴隸佔有制度、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是以奴役和剝削勞動羣衆為基礎的階級社會；社會主義是沒有剝削現象的社會形態。政治經濟學要研究社會生產怎樣從低級階段發展到高級階段，要研究一種生產關係怎樣被另一種生產關係所代替，要研究歷史上這些生產關係產生、發展和衰亡的規律，所以它是一門歷史科學。恩格斯說得非常清楚：“政治經濟學，就它的本質來說，是一門歷史科學。它要研究歷史的、即經常變化的材料……”^①

過去有人把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範圍局限於資本主義社會，這是不對的，我們必須把研究的領域擴大到各個不同的社會形態；今天我國人民正在進行着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研究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就具有更為重大的現實意義。

四 政治經濟學是一門有階級性和黨性的科學

政治經濟學既然研究人們的生產關係、即經濟關係，就一定會涉及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會涉及各種不同的社會集

^① 恩格斯：“反杜林論”，三聯書店一九五三年版，第一八二頁。

團在生產中的地位以及它們的相互關係，會涉及社會上各個階級的物質狀況問題，就是說，它會觸到各個階級的經濟利益。所以，政治經濟學最直接、最敏銳地反映着階級利益，它和階級鬥爭的關係極為密切，它是一門具有極強烈的階級性和黨性的科學。

因此，現在世界上沒有也不可能有一個適合於各個階級利益的統一的政治經濟學，而存在着幾種政治經濟學：有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有無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還有小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各個不同的階級都把代表和反映他們的階級利益的政治經濟學作為階級鬥爭的理論武器，這樣，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領域就成為各個階級進行尖銳的階級鬥爭的舞台了。

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特別是現代資產階級庸俗政治經濟學的任務，只是企圖抹煞資本主義制度的內部矛盾，掩蓋資本主義剝削的實質，否認社會發展客觀規律性的存在，杜撰各式各樣的“理論”，把資本主義說成是一個萬古長存的制度，並捏造種種理由，無恥地為整個資產階級、特別是壟斷資本集團和戰爭販子的血腥利益辯護。在今天，在資本主義總危機日益深刻的情況下，資產階級為了鞏固它們的反動統治，為了挽救垂死的資本主義制度，已經把政治經濟學編造成為一套吃人的思想體系，因而，它就變得更加庸俗、更加腐朽、更加反動了。

無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剛剛相反，它是真正的科學原理，因為它揭示了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揭示了正確反映現

實的客觀真理。爲什麼呢？

這理由很簡單，因爲，無產階級是歷史上最進步、最革命的階級，它的願望是建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這種願望是同社會發展的方向完全一致的，所以，無產階級的利益是同人類的長遠利益、同全世界勞動人民的利益完全一致的。無產階級不但敢於面向客觀真理，敢於揭露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並且勇於維護和發揚這些科學真理。這就告訴我們：只有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才能够正確地認識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才能够真正發現科學真理。因此，我們說，只有無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才是真正客觀的、公正無私的、唯一科學的政治經濟學，它把最高度的科學性和最徹底的革命性緊密地結合起來了。

這種政治經濟學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治經濟學，它是由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所創立並由斯大林所發展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科學地分析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發現了它發生、發展和滅亡的經濟規律，從而創立了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論證了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的歷史必然性，並大體上說明了共產主義社會的兩個階段的特點。列寧總結了歷史發展的新經驗，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造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帝國主義的學說以及新的完整的社會主義革命理論，並科學地探討了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基本問題。斯大林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依據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著作，提出和發展了政治經濟學的一系列的新原理。同時，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濟理論在蘇

聯共產黨和其他各國共產黨、工人黨的決議中，在這些黨的領導者的著作中，得到了創造性的發展。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同志在中國的具體條件下運用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濟理論作了傑出的貢獻。

由此可見，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治經濟學是工人階級和全體勞動人民反對資本主義奴役、爭取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勝利的思想武器。這就是說，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治經濟學具有高度的戰鬥性和黨性，它不僅要求我們公開地、直接地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研究社會經濟現象，並且要求我們對各式各樣反科學、反勞動人民、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毒害理論進行堅決的、不調和的鬥爭。

還不僅如此。斯大林曾這樣教導我們：“爲了在政治上不犯錯誤，無產階級黨在製定自己的黨綱以及進行實際活動時，首先應以生產發展的規律、應以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爲出發點。”^①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政治路線、鬥爭綱領和一切經濟政策，都是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科學知識規定出來的，這就深刻地體現了政治經濟學的黨性。事實證明：在目前的形勢下，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治經濟學已經變成全世界勞動人民爲爭取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勝利而鬥爭的強大武器了。

①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八六三頁。